

山城治水记

——重庆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调查

本报记者 吴陆牧



治理后的重庆璧山区丁家街道三湾堰塘水清岸绿。

曾清龙摄

的小微湿地里罗棋布,生机盎然,成为乡村一道亮丽风景线。

猎神村曾是出了名的采矿村,不少矿坑在雨水沉积下形成黑臭水体,村民们苦不堪言。猎神村党总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陈宗寿说,近些年,他们依山就势将这些矿坑打造成梯塘小微湿地群,在坑里栽种了美人蕉、旱伞草等水生植物,既修复水生态,又形成湿地景观带,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。2024年,猎神村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,实现旅游收入超3000万元。

“乡村小微湿地网络发挥了净化水质、涵养水源、调节局地小气候、提升生物多样性的功能,既有效消除了农村黑臭水体,又提高了乡村人居环境和景观品质。”梁平区湿地保护中心高级工程师余先怀说,当地还采取“乡村小微湿地净化塘+节水灌溉”的模式,对雨水、分散式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净化,实现乡村水资源高效回收利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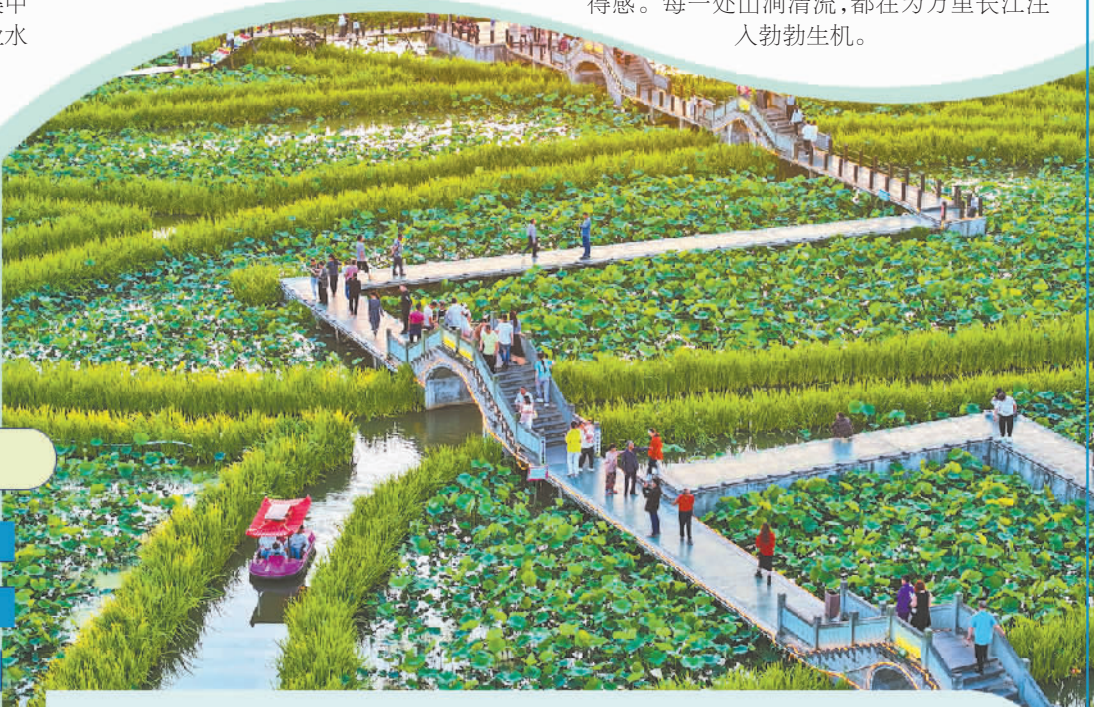
共治共享

连绵起伏的武陵山脉横亘川渝东南。群山脚下的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郁山镇铜锣村,冯家坝沟渠清水潺潺。说起曾经的冯家坝沟渠,正在田间劳作的村民姚蓉直摇头:“沟渠周边的土地长期撂荒,大家都不敢在这里种庄稼。”

为啥?因为一下大雨,山洪就把泥土和庄稼冲进沟渠之中,久而久之,排水沟成了臭水沟。姚蓉说,去年得知镇上要治理这条沟渠时,乡亲们很高兴,许多人自告奋勇投工投劳,参与工程建设。

如今,治理后的冯家坝沟渠河道宽畅、边坡牢固,沟身两侧原本高低不平的坡地变成了规整的良田,周边96户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。“得益于沟渠治理,我家里的耕地面积增加了1亩多,种上玉米和黄豆,每年能增收6000多元。”铜锣村村民冯其清说。

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毛伟说,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过程中,当地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优势,广泛开展村庄清洁行动,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与管护要求纳入村规民约和积分管理,变“要我治”为“我要治”,形成人人关心、人人参与、人人受益的良好局面。2024年11月,该县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全面完成。



人们在重庆梁平区荷塘小微湿地游憩。

余先怀摄

农村治水,是建设美丽乡村、改善水环境的重点,更是难点。消除农村黑臭水体对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有重要意义。重庆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,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清零行动。面临农村黑臭水体数量多、分布广、污染成因复杂、治理难度大等困难挑战,重庆坚持分区分类施策,探索出一套融合“源头管控、过程阻断、水岸共治、生态修复”的治水之道。

重庆市

截至6月底

农村黑臭水体实现全域全面动态清零

动态排查建档的

1314个

305万平方米

农村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

惠及群众

82.2万人

农村美不美,低头先看水。黑臭水体是农村居民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,直接影响群众生活质量和农业生产安全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是关乎群众福祉的民生工程,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环节。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,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。

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,重庆下出“治水”先手棋,2023年开始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清零行动,迭代升级目标体系、工作体系、评价体系和保障体系,探索具有山城特色的治水路径,推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。

截至今年6月底,重庆市农村黑臭水体实现全域全面动态清零,动态排查建档的1314个305万平方米农村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,惠及群众82.2万人,在国家首批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绩效评价中获评“优秀”。在消除农村黑臭水体过程中,重庆有哪些经验做法值得推广借鉴?

分类施治

重庆大山大水、山水相融。绿水青山间,河渠沟塘纵横交错,润泽乡村沃野,滋养一方百姓,绘就巴渝和美乡村的生态底色。

巴岳山下,重庆铜梁区侣俸镇水龙村,姚家堰塘碧波荡漾,环湖而建生态步道串起村民幸福生活。“变化太大了!”说起姚家堰塘的变化,村民夏小明喜笑颜开:“过去水塘发黑变臭,路过都要绕开走。如今水变清了,环境变好了,很多人闲暇时都来散步。”

姚家堰塘水体面积约6500平方米,周边居住着40多户农户。去年6月,侣俸镇排查分析发现,该水体黑臭的主要原因是农户生活污水散排与水体淤泥淤积。侣俸镇副镇长李大国说:“我们采取控源截污、内源治理和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治理方法,在建设污水集中收集池、清淤清漂等精准施治后,水体黑臭现象很快得以消除。”

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看似简单,实则不易,特别是在重庆,重庆农村面积占全市面积的95%,丘陵山地面积占比达98%,行政村社近1万个,农村常住人口近千万人。这样的市情特点,导致重庆农村黑臭水体呈现数量多、分布广、类型多、面积小、流动性差、自净能力弱、污染成因复杂等特征,治理难度比其他地方大得多。

民生为上,治水为要。面对困难挑战,重庆没有采取碎片化治理,也没有搞“一填了之”的权宜之计,而是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出发,统筹兼顾、标本兼治,探索出一套融合“源头管控、过程阻断、水岸共治、生态修复”的治水之道。

摸清底数,方能心中有数。重庆创新实施“乡镇排查—区县核查—市级抽查”的农村黑臭水体三级排查方式,通过看、闻、听、测,开展全域、全覆盖、地毯式摸底排查,并建立台账清单。“通过现场踏勘、群众调查、水质监测等方式,我们对公共区域水域面积达200平方米以上的河流、坑塘、沟渠、水库4类水体,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开展了重点排查。”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副处长江思睿说。

以铜梁区为例,2023年9月以来,当地共排查出农村黑臭水体45条,涉及28个镇街45个村。铜梁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龙思梅说,这些黑臭水体的水体类型、污染来源、污染程度是多样的,农村生活污水、生活垃圾、工业废水、底泥淤积等因素均可能造成黑臭水体,即便是在同一区域的水体,黑臭成因也存在差异。

成因的多样性带来治理的复杂性,“一招鲜吃遍天”的做法显然不存在。为更加精准高效治理农村黑臭水体,重庆坚持分区分类施策,不搞整齐划一。各区县在对水体污染源分析研判后,建立“一水一档一策”问题清单,因地制宜采取控源截污、清淤疏浚、水网连通、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,分门别类靶向治理。

重庆巴南区“五山一水四分田”,大农村特征明显。近年来,当地经过3轮摸底排查后,确认了19个农村黑臭水体,“一水一策”建立问题清单。这些水体的黑臭成因各异,有的是污水管网建设不完善,有的是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处理效果差,有的则是污水溢流及散养家禽形成淤泥堆积等等。

“病因”不同,“药方”自然也不同。在巴南区接龙镇塘边

村,受管网配套不完善、雨污分流不彻底等多重因素影响,小石桥河道出现1800平方米黑臭水体。这种“多元污染河流”型黑臭水体怎么治?接龙镇副镇长刘渝给出回答:“上下游、左右岸兼治,通过雨污管网整治、监管小微企业排污、构建河道生态缓冲带等方式综合施策。”如今,黑水沟变成河畅水清、岸绿景美的滨水景观带,附近200多户居民受益。

与小石桥河道不同,巴南区天星寺镇芙蓉村的刘家沟黑臭水体属于“富营养化坑塘”。“过去这里是荒废的鱼塘,藻类泛滥,水生态遭到破坏。”天星寺镇副镇长李如胜说,他们采取“水面清漂+水下清淤”方式,先移除大部分内源污染,再投放草食性水生生物,通过构建食物链关系控制藻类繁殖,持续削减内源污染,让生态系统重新建立。

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耿琴说,他们把消除农村黑臭水体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、镇街污水管网延伸、巴渝和美乡村建设、河湖长制落实等工作贯通融合、一体推进,新建4.6公里排水管网,完成7个农村污水处理站提质增效。如今,巴南区农村黑臭水体排查覆盖率、检测达标率、消除率均达100%。

治用结合

璧北河畔,重庆璧山区七塘镇喜观村,一座座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河流两岸。走进村民向林光家,只见房前屋后设置了化粪池、隔油池、过滤井等污水处理设施。“过去,生活污水随意排放,周边臭烘烘的;如今,污水收集处理后还能就近灌溉农田,干净又方便。”向林光说。

生活污水直排是造成农村黑臭水体的重要原因。璧山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赵选亮告诉记者,由于农村地区房屋分布较分散,加之过去一些地方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不完善,居民常常将生活污水直接倾倒在房前屋后的沟渠和坑塘中,而水体自净能力和流动性有限,最终引发水体黑臭现象。

记者调研了解到,重庆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实践中一度面临“两难”。一是污水收集难。农村地域广阔,居民点散布在山地、丘陵、河流、平坝等复杂地形之间,污水排放点多面广,难以集中收集。二是统一模式难。由于农户在生产方式、生活习惯、房屋布局及周边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性,污水排放方式、处理条件呈现多样性,采用统一的治理模式不符合实际。

为补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短板,切断黑臭水体的污染源,重庆着力推进乡镇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向农村延伸覆盖,以减量化、生态化、资源化为导向,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就地就近、循环资源化利用。

2024年,璧山区在重庆市率先开展农村污水“零直排村”建设,将七塘镇喜观村、将军村作为试点先行。七塘镇副镇长李乾春介绍,他们按照“三分三全”治理思路,着力将农村污水“分类收集、分质处理、分级监管”,实现农村污水“全收集、全处理、全监管”,进而解决农村污水“反复治、治反复”问题。

农村污水“零直排村”建设中,璧山区重点突出资源化利用,实现农村污水处理从无害化向资源化转变。以喜观村么滩院子聚居点为例,该院落共有26户农户,采取“生态池调控+管网还田利用+智能化浇灌”模式,把污水集中收集到生态调控池无害化处理后,作为农业水肥施用于周边86亩果园,年节约灌溉用水3650立方米,节约有机肥800公斤,果园亩产增加750公斤。

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唯一一座国际湿地城市,重庆梁平区通过“小微湿地+”的治理模式让一个个农村黑臭水体变成清水塘。目前,梁平区已建成小微湿地3500多个。记者在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看到,100多个形态各异

重庆强化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资金保障

国家两批试点资金共

1.5亿元

市、区财政资金投入

7.6亿元

有效撬动社会投资

1.1亿元

守好

治水工作,不仅关乎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,更是和美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具有多重价值,包括恢复水系连通性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生态价值,重塑亲水文化、延续乡土文明脉络的文化价值,以及赋能产业升级、拓宽“绿水青山”转化通道的发展价值。

农村黑臭水体的成因多样复杂,治理难度较大。近年来,各地围绕“控源截污、内源治理、生态修复、长效管护”的技术路线,通过政策引导、资金保障、机制创新等多措并举,推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从“点上突破”向“全域覆盖”延伸,从“短期达标”向“长治久清”转型,取得显著成效。

为实现农村黑臭水体清零目标,重庆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中大胆实践、开拓创新,初步探索出一条西部地区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的实践路径。一是强化顶层设计,建立高效协同推进机制。市、区县、乡镇三级分别成立工作专班,开展专项行动,构建起“高位推动、上下联动、横向协同、合力攻坚、闭环治理”的工作格局。二是突出因地制宜,科技赋能破解污染难题。通过“污水管网+处理设施”组合模式实现源头管控。在控源基础上,针对不同污染原因,分类施策构建差异化治理模式。三是坚持长效导向,迭代创新构建制度闭环。通过政策引导,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,推动地方建立水体运维管护一体化制度;在治理中同步落实“河长制”“村民监督员”等机制,确保治理后的水体长期保持稳定达标。“建管并重”的治理思路既有效避免“治理—反弹—再治理”的恶性循环,又将治理后的水体与乡村旅游、生态农业结合,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。

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绝非单纯的环境问题,而是关乎乡村文明重塑的系统工程。当前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基础体系的构建,本质上是通过政策明确“干什么、怎么干”,通过资金保障“干得成、干得好”,通过绩效评价“干得值、可持续”。实践过程中,各地需进一步强化政策的差异化指导,探索社会资本参与路径,并深化“资金—项目—效益”的动态联动机制,让财政资金真正成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的“源头活水”。

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。随着治理工作向纵深推进,需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、完善市场化机制、探索共治共享模式。唯有久久为功,方能让水清岸绿、鱼翔浅底的美景永驻乡村,为子孙后代守护好“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的生态家园。这既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庄严承诺,更是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坚定回应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)